

高爾基選集 夏天



上海雜誌公司印行

夏 天

我向窗外看看，——那在山脚排列着的樹林，正在騷騷地波動着。粗野的風在搖動着斑駁美麗的楓樹和白楊底尖梢，黃的、灰色的、紅的葉子便飛舞起來，落在河的綠色的水面上，並且在那裏寫出了五光十色的關於過去了的夏天的故事。——於是，我也想用這樣美麗的語言，這樣素樸地講一講我在這個夏天經過的事情。

我以一個朋友的介紹，到靜寂的森林地，托馬諾夫斯基縣的威索基·格堯斯德村去了。我拿了署名第三等商人耶戈爾·彼得羅維支·特拉菲摩夫的護照，裝得好像是一個避暑的旅客的樣子到那個地方去。我過去的歷史就是這樣：住在莫斯科，開一月小雜貨店，當着——在革命（指一九〇五年革命，下同——譯者）後——那強制徵收開始的時候，我於恐怖之餘便發

了狂，在病院裏臥了一年多，現在，我是爲了保養心身，想尋覓一種安靜的生活。我是一個單身漢，在世上無依無靠，精神上有異狀的。我的這歷史，在農民裏面却很適用——一個零落了的，並且有點優氣的人，到底那一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呢？

我租了一個窮老婆婆的一間小屋子，講定九個盧布住到聖母節爲止。我在村中散步了幾天，見了各種各色的東西，並且和村裏的警察也弄熟了。我請警察喝茶，請求他保護和照應，萬事都很順利，他答應保護我。

「住在這裏吧，耶戈爾·彼得羅維支，不要擔憂，只要是溫靜的人，我們總是歡迎的呵！」他說，一面用顫動着的手撫摸他那有痘斑的臉頰。他的話，也不很老實，老有保留和修正，因而時常將話打斷了。

「這地方，對於像你這樣人，是最適合的地方——在這裏沒有工廠和作場。只在離這兒約有十二俄里的地方有化學者們在製造柏油。——在那裏有三十個光景的工人，但他們大部分都是本地人，只有極少數是從外面來的，現在也沒有什麼不穩的行動。」

他是小而瘦的男子；少肉而骨頭突起的臉，兩頰上有深的天花的斑點，但在額上却沒有這

種斑跡。像疑問符號的他的眉毛，有如老鼠的耳朵一般敏感地皺動着，雨眼是小小的，混濁的，現着不安的神氣。

「住在這裏的人，大多是分離教派的。當然，這是指青年人而說；他們不是爲了神，也不是爲了惡魔，什麼時候都只爲了自己而生活。」他說，「我到這裏也並不久，是去年的秋天纔來的。以前我在薩伊未西亞服務，那裏有江灣，有許多輪船停泊着。在那地方，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服務呵，尤其在冬天。我有時不得不開槍打人，然而人們呢，有時也要打我；我的馬也真是受罪，腿脫了關節。我有一個妻和三個小孩子，因而願意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做事。當然，現在這裏也並不是特別安心的地方，依然有種種的騷擾，但總之是比別的地方能夠略爲安心些。農民們還不自棄，還看重自己的生活；但工人們——你是生長在都市裏的，大約已經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吧——却實在很難處置。在工廠裏做工的他們，正如風一般，任何的縫隙也要鑽穿進去的——我們就是在監視着他們……」

爲村之當局者的他，却像一個蚊子一樣，但在他的腦袋裏，似乎給那不知是什麼的，不確定的思想弄昏了，並且還在那裏喧鬧無形地擾亂着這位克拉奧諾夫先生。

在現在像這人這樣只想着過去的苦惱和未來的恐怖而生活着的，疲勞了的人，原是有許多的。

這個村子是小小的，住得很舒適的，雖是貧寒，也還整齊。村子是在丘上，被森林廣大地包圍着。活潑的，明亮的名叫伐加的小河，在這丘下成爲半圓形的在流動着。無論朝那一邊看，到處都隆起着大小的丘阜，在那上面正如毛氈一樣橫鋪着田；到處都排列着森林，遮斷了人們向遠眺望，只有北邊的一角是開露着，從那裏有那可以航行的科斯略河向着平原流出去。科斯略河是和伐加河合一，轉了一個陡灣，然後消失在森林的陰暗中了。

我來格堯斯德村第二日，在村中散步的時候，我遇着我要尋找的人了。他也即刻就直覺到我是什麼人的。

我的這個新的熟人，是村長的兒子，叫耶戈爾·達綏庚，是結實的，圓石一般圓圓的男子，頭非常大。他的灰色的頰骨突出的臉，好像刻劃了石頭而造成的一樣，從那全體的樣子說來，他像耳勒來斯人。在顎和頰上，生了短短的，皺縮着的，稍帶黃色的鬍子。細小的眼睛是斜視的，輝耀地閃着光，好像驚訝地銳利地注視着周圍。

他當我在村外的磨坊旁邊站着的時候，纔走到我的近旁來，將一手插進自己的帽子裏，指頭弄着帶，一邊問道：

「這裏，你合意嗎？」

「是的。你是本地人。」

「我叫耶戈爾·達綏庚。」

「你就是耶戈爾·達綏庚，真好呵。有教我帶給你的一封信在這裏。」

「呵……」

他旋看了四周，接過了信，將牠讀了，於是小心地將牠撕成碎片，又將紙片團成小小的球，然後說道：

「一切都很好，我們等了你已有兩星期了。晚上我將到你那邊來——方便嗎？」

我們就這樣地成爲朋友了。

他，即刻中了我的意。他沉重地說話，敏感地聽，理解得很快，從不慌忙，而應當做的全都很快地做了。書是他讀得不大夠，但從讀過的書中，好像總將那有價值的部分喫取了來，正如小鼠子

喫着麵包的皮的軟的部分一樣。

晚上他如約來到我的小屋裏，坐着喝茶，用那完全像砂石似的栗色的眼睛熱心地望着我，說出了話來。

「我們一共四個人。我和阿弗捷伊·尼庚，及伐尼亞·瑪勒雪夫，還有一個，纔來不久，——他是你的房主婦的堂侄，阿歷舍伊·希比古綏夫，一個無產階級，以前是在城市裏一個工廠中做不熟練的工人，但後來累傷了，在這裏過着飢餓的日子——因為他不能做工，況且也沒有工作。」

他的聲音裏有着潤色，聽起來有如文章裏面的嘲笑的調子，彷彿是人們自己在嘲弄着自己。

「你問我們做些什麼嗎？就是這樣地聚集攏來，互相談論。假如的話，好呢——那就是……說出了一些有點智慧的新鮮的話來呢。在我們，差不多沒有書籍，所以所有的一些小冊子，是大家都能背誦的了。在我們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阿歷舍伊——他在忙着發展少年們，和他們談天，讀書給他們聽。但我們就是這種事情也還做不到。」

他降低了聲音，說得更快起來，更加注意地，用了黏住似的眼睛望着我。

「現在第一件工作，是知道土地分配法，有力量的法律是被想出來了；一遇到這法律，農村就會被打破得粉碎的。我們必須從這法律的研究開始，你的意見怎麼樣。」

「從這開始吧。」我回答。

「真好呵，將它詳詳細細地說給我們聽罷。我們再往下談罷。你自己對於這法律有怎樣的意見呢？」

於是我想，我現在就從這些說起，先將人類有打斷自己底一切鎖鏈的必要的事，對他加以證明吧。

「土地母親，」我說，「用自己底黑的手緊抱着人們，並且從人們這裏奪去了活生生的自由的心了，於是這世上只看見可憐相的奴隸了……」

他的顫顫的血管脹起來了，頰兒紅了，他指頭搭搭地敲着桌子，巨大的亂髮的頭，同意地向我點着。

「完全對呀！」他叫道，跳起來，兩手支在桌上，將頭斜傾到我這邊來。

「在我過去，」他說，「我不曾聽到過這種思想。但是，同志，你底話是對的！我二十六歲了，有五個年頭我想將生在我心中的舊的雜草拔得精光，但失敗了。革命後已經過去三年了。我看到萬事都有重新想過的必要。要在這個舊的我們的地上，收集腐爛了的木材的破片來建築新的生活，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不能巧妙地將我的思想說給你聽，只能極簡單地說，——人類不可不從土地的羈絆裏解放出自己來。我就親見了這羈絆的力呵。我可以說點給你聽，就說那第一回國會前的一個期間的事吧。唉，那真是些骯髒的日子！人們因為貪婪，醜惡到了這一步，全都這樣的昏醉了，——什麼東西也看不見，什麼也不想弄明白，只是喊着：土地，土地！我在那時曾經說了話，却捱了打，雖然我自己現在也不清楚，我說了什麼，說的是什麼？我只看到一點——人民沒有把他們的力量用到那個方向去……力量呢，是有的！有的！但是兩隻腳陷在土地裏，直到膝蓋，並且——就是站起來的，也被趕散了，又被吸回到土裏去了。」

他用了一隻腳踏了一下地板，一邊拭着因興奮而流着汗的臉，用一個指頭指着地。

「直率地說，人們並不是住在地上，而是埋在地裏，埋到頭頂爲止的。如阿歷舍伊所說，農民們吞沒了法國大革命！關於法國大革命，我是什麼也不知道，也不會讀過，但是，我相信，我能明白

這個——農民是在吞着的！」

我一面看着他，一面很高興，心裏想：「真是可愛的人呵，彷彿看見新奇的珍貴的鳥兒一般使人愉快。這是一個在要緊的時候有用的人。」並且他的興奮，也中我的意，他的這興奮不是單單的美麗的微醉。這種微醉雖暫時會捉住了城市的知識階級的人們，但即刻要引起那種酸腐着靈魂的無意思的宿醉。這個興奮，是真正的生命之火。這個火靜靜地，永遠不消滅地，燃燒着人們的靈魂到牠的深底裏為止。

我們談到夜半，我很可惜地將他送出門外了。他也不願回家地回家了。我立在門旁，看他經過那像睡着了似地沉默着的站在地面上的暗黑的農民小屋前，用了堅實的脚步，從街中急急地走下去了。已被春天的太陽所溫暖的大地，早已睡眠着在夢裏呼吸着稚草的甘美的芳香。這時候，我的心境，是說不出的愉快。因為我正感到我應該活動的地方和應該做的工作了。

在暗黑的天空，滿織着星星，別的東西都不大容易看得見，但倘若沒有星星，天空就要更暗澹了。

耶戈爾·達綏庚的朋友們，也一樣地都是有趣味的人。

阿弗捷伊·尼庚是一個好像描在古畫裏面的馭者一般的，強有力的青年，頭髮皺縮着，廣大的肩，身裁高大，有一雙青天色的眼睛。但他的臉上却漂着一層憂鬱的神情，在鼻梁的上面有一條和年齡不相稱的深刻的皺紋，他是一個沉默的人，即在開口的時候，也不知爲什麼總老是臉朝向旁邊簡單地說話。他二十三歲，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，有二十二沙先（沙先，俄丈——譯者）的土地，但因為沒有馬，所以將土地出賣，自己到富農或大地主那裏去勞動。但他的母親却是一個酒鬼，倘若兒子不給她買伏特加酒的錢，那麼在晚上她就將兒子的工錢偷去喝完了；在兒子沒有工作的時候，她就跑到各處去做乞丐。兒子所以有了憂鬱的臉色，大約因為母親的這種情形吧。書他是貪婪地喜歡讀的，但他不大喜歡說對於讀了的書的感想或批評。他只是一面將書遞給我一面靜靜地衷心地說：

「好書！」——否則便說：「非常好的書！」

在這樣的瞬間，他的眼是在可愛的智慧的微笑裏輝動着了。

我也常常試問他，究竟爲什麼那樣好呢，但看來，他頗狼狽，不曾舒暢地回答過。因此，我在時期到來以前，就中斷了這種質問了。

我們很快地組織起讀書會了，在集會的日子，他就偶然有所質問，那是什麼時候都差不多像下面的這類質問。

「基督教是說將窮人和富人結合起來了，但在社會主義，這是可能的嗎？」

「總之，不是說這種說頭在什麼時候都是從下層，從民衆而生出來的嗎？可是爲什麼工人們會比我們更快地接受這種道理呢？——這是想問一問的呵。」

我的回答，好像給他滿足了。阿弗捷伊顯然急於想將一切事情都弄成圓滿完成，並且堅固地將牠保存在心裏。他的這種態度，不很中我的意。但是和我同名的耶戈爾·達綏庚，却喜歡將任何問題都解剖得很詳細。恰如剝捲心菜一般，什麼時候都非剝到菜心不肯停止的。

伐尼亞·瑪勒雪夫是產生於舊的信分離教派的家庭裏的人，他的叔父是那地方有名的聖經通。他自己也學習了教會式的讀和寫，胡亂地讀破着以斯拉夫語印刷的教會的書籍，到現在也還讀聖書是比世俗的書籍好，常常翻讀着聖經的。

「這是民衆的書呵。所以聖經，大家都說，從理智上看來，乃是難理解的，又是危險的書。」他幽靜地有精神地證明書。「因此，啓示民衆的真理的豫言者們又出現了並且這回民衆的真理

是以更不同的形態，更銳利地磨出來的。但這個，依然是那民衆所想出來的舊的真理。」

他的容貌，是卑下的平常的，沒有可以在農村青年們中間顯出不同來的特點，是一副在任何一個青年那裏都可以看到的臉相。但只要注意地凝視一回，在他的灰色的眼中，定可認出優秀的鎮定的一種頑執來吧。而在他的身上，可以感到有一種不是孱弱的，鬆脆的，而是強有力的彈簧一般的意志。

我在當兵的時候，曾觀察過生有平靜的性格的這種人們。他們是，就在長官的面前，也忠實於自己的信念，這樣地說的：

「我認爲打仗是一種罪惡，——槍，我的手不拿！」

這樣一說，便被狠狠地毒打了。被用各種的恐怖來威嚇。要監禁在森嚴的禁閉室裏一個月，或一個月以上。也有押到瘋癲病院或監獄裏去的。又假如還不屈服，也沒有被打死，那就要充軍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。

阿留沙·希比古綏夫，是神經質的，細心的，感情和言語很尖利的，偏向然而砂礫一般堅固的男子，具有活生生的理智，無論什麼東西都想一下的擁抱住，但因爲急於想廣大地捕捉到許

多東西，却像舊的網一般的破了。於是，他感覺到自己的稚氣的無力，就用拳頭敲自己的頭額，或者鬱悶着，自己罵自己；接着便三天都埋着頭讀書，這樣一來，又將勇氣恢復了，得意起來，議論着，以爲一切事情都能理解，懂得一切事情的了。在這樣的時候，倘若對他潑以冷淡的言語，那他就非常的情慨着，和你爭論起來；但接着又自己笑自己，去專心讀着書。以二十歲的年齡而論，他算是知道得夠多的了。但在他的腦袋中，好像新搬進去的住屋一樣，其中什麼家具都已搬入，裝得滿滿的了，但都還沒有放在應該放的地方。於是在這些東西之間走過的時候，就要撞着頭，或者打着腳了。

我們越來越快，並且越來越親密地互相共鳴着了。只有尼庚，却有點使我不放心。這是因爲他的想早日告了結束的性急的希望，並不曾在我的心中，和那深慮的性質或青天色的眼睛的深疑的光，相融合了的緣故。

我到這村子後不久，尼庚便以他自身去演小說裏的脚色了。他曾在聖誕節週，和富翁阿斯泰訶夫的小兒女納思提亞辨識，於是這女子懷了孕了。父親便拷問着女兒，究竟被誰騙誘的。那時尼庚不在這村子，但知道了事情的破露的時候，便立即放棄了工作到阿斯泰訶夫老人這裏

來了。

「我就是納思提亞的丈夫！」

老人是瘋狂一般的怒叫了：

「你這乞丐！異教徒！」

阿斯泰訶夫老人拿着斧頭向尼庚飛跑過來，但尼庚立刻捉住了岳父，說道：

「將納思提亞給我！除此以外沒有什麼辦法了！」

阿斯泰訶夫知道，如果當場拒絕青年的要求，那麼他的老朽的骨頭便會被敲碎，不得已允許了；但他當夜就迅速地將納思提亞藏匿起來，並且排佈了驅逐尼庚的手段，例如將尼庚帶到自治廳去呀，帶到警察所去呀，帶到廳署去呀；這樣，在這一區的境內，就沒有人會僱用尼庚了。這樣一來，尼庚就失去了原有的平靜，臉色完全變成了蒼黃，眯着眼，常常憤怒地吼叫着：

「我要放他的火，我要殺死他！」

我們對他說：

「你說些什麼？你想坐牢嗎？」

「無論怎樣，不能對他們讓步！」青年有如落在陷穽裏的狼似地叫着。忿忿地鬱悶着了。「我死也不讓步的！由那傢伙隨意處置納思提亞是可容許的嗎？他明明是我的老婆呀！我要找到她，偷她出來，於是由我來將她藏匿起來……」

這是完全不能實行的事。自然，找到這個姑娘，偷她出來，並不是那麼大困難的事——困難的，是偷出來以後，在本地沒有可以藏匿她的地方。周圍不過五十俄里的這個地帶，連什麼人家有幾把壺，都立刻瞭然的生活是完全看得分明的，除油蟲以外，什麼東西都計數得到。

這時達綏庚並不和我們在一塊，因為他給民兵逮捕去，被處以一星期的拘禁了。而阿歷舍伊和伐尼亞，却就幫助了尼庚。同時我也不得不參加這事件了。我替納思提亞弄到了護照，又在縣內尋找了在生产以前肯藏匿她的人。於是尼庚誘出了納思提亞，阿留沙就將她帶到城裏去。她在城裏生了小兒後，便得做一個乳母而出入於許多出色的家庭中了。

尼庚憂悶着，訴苦道：

「我的母親很可憐，我丟不掉呢。」他悲哀地垂着頭說。「倘若沒有母親，我就跑到城裏去啦。」

「跟你母親在一起，你覺得苦嗎？」我這樣訊問了，他是因為我在納思提亞事件上幫了忙，到我的地方來道謝的。真是一個奇妙的人。

他的眉毛忽然跳躍地動起來，嘴唇也震顫着了。

「快樂嗎？」他說，好像長嘆似地。「痛苦和恥辱……沒有辦法的呵，她既是病人，失了知覺。只要這樣思像一下看——看見自己的母親，站在窗下求乞，或者喝得泥醉，像豬似的倒在街路的泥中——那時怎樣的心境呢？於是，我甚至有這樣的想頭了：過着這樣的可恥的生活，她不如快點死了，凍死或者倒斃了！有時候，怎樣也不能忍耐，這種時候我就從母親的旁邊逃開了——因為這樣可以免得做出因憤怒而傷害着母親，或者揪住母親的咽喉的事來。」

他依然坐着，屈着身子，用兩手抱着頭。我感到了好像他的縮着的頭髮都倒豎了起來一般的感覺。他暫時沉默了，但接着親切地笑起來，一邊仰望着我。

「可是一想起，她曾爲了我受過什麼樣的苦……」他換了新鮮的聲音，靜靜地好像感謝似地說。「我就不知道，應該替她做些什麼是好了，我自己跑去買伏特加酒——哪，喝罷，休息一下！我的父親，正像一隻野獸。我的哥哥被他打殺了；姊姊逃出到城裏去，行跡不明，現在大約淪